



搶 渡

江一波等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

搶渡

江一波等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書號：0571

搶 渡

著 者：江 一 波 等

編 者：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

插 畫 者：賈 虹 迅

出 版 者：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(北京香廠胡同73號)

印 刷 者：外 文 印 刷 廠
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)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印數：1—11,000

字數：16千字

1955年1月第一版

印張：1 4/9

1955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(4) 一角三分

目 錄

- 一 爐子開花.....江一波(1)
- 二 誤會.....兵 燬(16)
- 三 搶坯.....陳 英(28)
- 四 搶渡.....續 思(38)

一 爐子開花

江 一 波

這一晚趙堅咋也睡不着，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把竹子支的床鋪搖得吱吱嘎嘎響。他蓋不住被子，眼睛直楞楞地望着茅棚頂，像要從那上面找出什麼來。可是燈早就按時熄了，黑窟窿洞的啥也瞧不見。

“眼看有一部分同志明天要停工了，難道我就拿不出一點辦法把砲桿打好、修好嗎？好不管用的腦筋！……”他反覆想着。“不，我無論如何要打沒有辦法裏想出辦法，無論如何不能坐着等時間過去。是戰鬥任務呵！就是一個鐘頭——不，那怕一分鐘、一秒鐘，我們都要盡量爭取，時間就是勝利……這次營房建築中，多少新鮮東西在不斷的出現，多少模範事蹟在鼓舞着大家，一件事落到我的肩上，就能

強調客觀困難乾瞪眼嗎？絕不，絕不能這樣，頭腦想炸了也得想出個名堂，我才不愧是個青年團員。”

森林呼嘯着，不時夾進一兩聲什麼野獸的哀號，茅棚搖搖晃晃的，像馬上就要被風颳走。在熄滅的篝火旁邊，同志們正甜蜜蜜地打着呼嚕。

趙堅對這周圍的一切毫無感覺，他的思想已經轉到另一地方去了。可是這些聲響有時也不放鬆趙堅，把他從沉思裏拖了出來，折磨一陣，又把他拋了進去。

“用木頭搞個簡單的吧……不行，那也得一些工具，在這荒山裏，哪兒去弄呢？時間這樣急迫，天亮以前就得解決問題。”

情況的確很緊急，一大堆砲桿，全讓石頭磨鈍了！要大打過修過，那是再也啃不動大青石的。風爐的設備還要過兩天才能送來。本來這些砲桿儘可以多用一些日子，就因為大夥兒全是那麼熱呼呼的一股勁，一星期就完

成了十天的任務，自然砲桿的蝕耗大，非提前過一過火打打不行了。

“那咋辦咧？石灰窯已經冒烟了，一窯石灰出來，就得一窯石頭進去，沒有砲桿，石頭不會憑空打山上掉下來。萬一石頭供不上燒，窯裏馬上要停火。火這一停，備料時間就得拖延，那不影響施工影響國防建設了嗎？不行，說什麼今晚也得想出個辦法。”

趙堅越想越覺得這工作重要。同時，也越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。好像現在全團的營建工作能不能順利進行，能不能如期——以至提前完成任務，戰勝明年雨季的威脅，把營房一幢幢按照計劃建築在邊疆上，這關鍵全都在他身上一樣。因此，他心裏急得不行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索性一翻身從鋪上坐了起來。竹床又是吱吱嘎嘎的一陣好叫。

“趙堅嗎？好好睡吧。明天還得幹咧！”誰被攪醒了，迷迷糊糊地在說。

“對，對！”趙堅不敢動了。生怕一動，那

討厭的竹床又會吵醒別人，妨礙同志們難得的恢復體力的睡眠。就這樣，他又坐着呆呆地想了一會，照樣拿不出一點主意。

隱隱有月光漏進茅棚，屋裏除鼾聲外，不時小周在說着一句兩句夢話。小周剛參軍不久，跟趙堅在一個小組；因為趙堅對他關切，互助搞得好，他也接近趙堅，認為趙堅是個好團員，什麼事跟着他準沒個錯。此刻趙堅聽見他做夢還嘀咕着“風箱”，心想：一個新戰士都這樣對祖國負責，自己在具體的問題上要是不能起到模範作用，那還談得上帶頭咧！他邊想邊看着地上零零碎碎的月影，忽然打算上外面站站，好讓冷風吹吹這發熱的頭腦，說不定會轉得更靈活些。於是披上棉衣，輕手輕腳地下了床，摸到門邊，推開一條縫，側着身子鑽了出去。

颼颼的風迎面撲來，人的確清醒多了。他背着手，斜靠在一棵野櫻桃的樞叉上，望着前面出神。

打搭茅棚起，趙堅到這山上已經十來天了。可他一直忙着，對這周圍環境從沒好好地看過一眼。今晚，他彷彿第一次發現這裏是這麼美麗！

山上一片大樹林，雖然是冬天了，綠得却跟新發的軍服一樣。風從樹梢跑過，“呼嘩、呼嘩”的掀起浪潮。這在趙堅看來，真是用不完的營建好材料——一個小枝子都夠上幾根桁條的標準。蜿蜒起伏的山影，圍在國境邊緣，就像無數天然的堡壘，在監視着帝國主義者的活動。順着東邊山坳望去，遼闊的平壩，罩上一層烟霧，在月光底下，有如無邊的海洋。這時，人們都熟睡了，在這肥沃的壩子上，四下靜悄悄的。

趙堅不知不覺地被眼前的景物吸引住了，他越看越感到祖國山河的可愛。一顆火熱的心，從邊疆直飛到北京，飛遍他所知道的城市、鄉村。但當他的視線接觸到前面山坡上一塊閃着青光的地方，心裏立刻沉重起來，

整個思慮又投到那個急要解決的問題上去了。

原來在十天以前，這塊發着青光的地方，還是一座密密麻麻的佈滿樹木荊棘的荒山；現在，已變成了我們國防戰士在營房建設中的採石場了。滇南的國境邊上，除壩子外雖然到處是山，可是在他們駐地附近，可以燒石灰的青石却是很少。他們費了兩天工夫，揹着背包在山裏轉，還經過當地老鄉指引，才找到這裏。又費了多少工，流了多少汗，打開了叢樹和野藤的障礙，挖掉了二十公尺厚的土坡，這石灰的原料——青石，才算露出身來。

開工的時候，趙堅這一排人原是學着打砲眼。由於他的學習精神好，很快就摸到了竅門，所以他的工作成績，一天天飛快的提高。最初，他一天只能打下一公尺；後來打到兩公尺；又從兩公尺達到三公尺；最近打破了三公尺的紀錄，成為同志們看齊的目標了。拿打鉅來講——起初，他一口氣只能打三百

多鎚就要歇一下手；後來和同志們展開競賽，鎚數不斷增加；最後，竟然打到一千二百多鎚才停下喘一口氣。他的工作效率高，就是這樣練出來的。領導上為着照顧他的健康，要他按制度適當的休息。可是他幹起活來，照樣是什麼也不管。下工了，還要狠狠地撈上一二百鎚。同志們稱讚他的幹勁特別大，說他聽見收工的哨音倒像聽到了衝鋒號。他總是揮揮身上的石頭屑子，笑着說：“就是要衝咧——同志！這是國防建設，不就是對敵作戰嗎？我一鎚下去，總像是朝着那些戰爭販子們的心坎打。”

今天，有許多砲桿的口磨平了，領導上號召同志們要在風爐的設備送到以前，想辦法克服困難，把砲桿修好。他參軍前曾經學過幾天鐵工，覺得自己對這一行好歹要比同志們多懂一些，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付担子搶到肩上來了。

“任務是這樣緊急，用什麼方法來完成它

呢？”趙堅一面仍然在苦苦地思索，一面定睛一看，石場右面山窪的窯頂上，白煙已經稀薄下去，這顯然是石灰快出窯了。心裏更是急得怦怦跳，恨不得立刻把所有的砲桿一口氣都給打好。可是這僅僅是主觀的願望呵！如果拿不出一個辦法，沒有風箱，冰冷的爐子，是不可能把鋼鐵燒紅的。

“不會真沒法子想，問題在沒有找到點子。”趙堅彷彿在跟自己打氣。同時，耳邊響起了一串熟悉的聲音：

“我們部隊過黃河的時候，物質條件比較現在更困難，在一個緊張的情況下，偵察班要偷渡到南岸去偵察敵情。船隻目標大，不能用，沒有合適的小筏，更沒有那種橡皮浮圈。黃河的江面是那樣寬，河裏滾着浪花，流速快得像射箭。怎麼辦呢？任務是不允許同志們多猶豫的。結果大夥兒開動了腦筋，很快就想出了克服困難的辦法：有的用兩個空心葫蘆，夾在胳膊底下；有的用三段毛竹筒，綁成

三角形的東西套在身上。一個個都安全地晃過去了。在我們的面前，是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的！環境越困難，我們越堅強，革命就是在不斷的克服困難中，不斷的取得勝利的。所以，一個革命軍人——一個真正的革命軍人，必須具備克服困難的決心跟信心。特別是黨員、團員……”

這是四年前他的班長和他談的一次話。這次談話，像在趙堅的腦子裏生了根，每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，這一段簡短有力的話，總自然而然的在他耳裏嗡嗡響起來。接着就有一陣熱，一股力量，在他血管裏流動。

記得在陽江追殲戰裏，他隨部隊從江西出發，白天趕，黑夜趕，一直跑了二千多里路。兩腳打滿血泡，爛得一塌糊塗，他沒有哼過一聲。那晚，為着切斷敵人的退路，一夜一百六十里的急行軍，他咬着牙不讓自己落後一步。

部隊進入雲南以後，他所在的連隊一直駐守在邊境，兩三年來，經常在深山老林裏追

殲殘匪。他不但戰勝了敵人，也戰勝了飢餓、寒冷、疾病和許多不可想像的困難……

這些，都是哪來的力量支持着他，他心裏非常明白。所以在每次的賀功會上，在他取得光榮的青年團員稱號的日子裏，他總是激動得兩眼噙着淚水，在心靈深處，感激黨給他的教育和培養。同時，也更加堅決的為革命事業奮鬥下去。

現在，困難又橫在他的前面了。儘管他一時還沒想出辦法，並且知道這個困難不是咬咬牙可以過去的，而是要開動腦筋，運用智慧才能解決問題。但他始終是很有信心，認為只要你不向困難低頭，困難就會在你的面前消滅的。

下半夜的北風越來越大，趙堅的棉衣彷彿被吹薄了，牙齒不知什麼時候打起喀喀來。他一看胸口敞着沒扣上，就把兩襟上下一摺，緊緊地束着身子。可是寒氣還是朝他的袖口灌了進去，冷得直透心窩。

忽然，他眼前一亮，腦子裏像是捉住了一個什麼東西。“對呀！可以試一試，試一試……”他自語着，着魔似地向茅棚奔去。也忘了同志們都還在睡，門砰咚的一下推開了。摸到小周床上，一把把他抓了起來。

“小周，我想出辦法來啦！”

“有辦法了嗎？那好極了。”小周聽見趙堅說話帶些氣喘，自己心裏也緊張得直跳。其實，他因為白天自告奮勇向領導上要了任務，要協助趙堅修砲桿，所以也想了老半夜。可是還沒想出辦法，就疲倦得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。

“走，我們幹去。”

“好，我們走。”小周一面披衣服，一面伸下腿在地上找鞋，竹床又照例的吱嘎吱嘎個沒完。

“你們瘋啦？半夜三更的亂喳呼。”這次不止一個人被吵醒了，還有誰也在說：“趙堅，你們搞啥鬼？”但是在他們的話聲裏，趙堅早拿

起電筒，夾着一捲什麼東西，跟小周倆溜到外面去了。

月亮已落到西邊，被樹叢遮沒了。秧雞在竹林裏喔喔地叫着。天上，幾點寒星，對他們擠笑眼。

“誰？站住！”另一小坡上的哨兵，發現這邊人影移動，喝了過來。

“老陳嗎？是我跟小周搞砲桿去。”趙堅聽得出哨兵的聲音。

“真行呀！趙堅，又要看你的一套啦！”哨兵在高興，他像料到趙堅有了辦法。

“試一試，晚上不搞，明天這傢伙就供不上啦。”趙堅邊走邊答，結實的身影，晃幾晃就隱沒在林陰裏了。

小周跟在後面，急着要聽聽他到底想出一個啥好主意。可是他走得太快了，簡直在跑。加上風聲、樹聲，小周只聽他說了一句“用褲子做”，旁的都鬧不清。心想：褲子咋能當風箱呢？所以到上坡走得比較慢些的時候，又在

一旁追問起來：

“你說的用褲子做嗎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用褲子。”

“褲子？”

“你下過河沒有？”

“下過呀！”

“你要是跳下去，有時候褲筒裏會裝上兩個大泡泡，是嗎？”

“噢！對呀！”小周像是“恍然大悟”。

天快亮了，東方開始抹上一道淡淡的魚肚白的顏色。

在櫟樹底下的一間小茅棚裏，經過了一陣緊張工作——他們把泥地挖了一個小坑，作為爐身。旁邊安塊石片，穿上一根小竹管；竹管的一頭通到爐底，一頭就用一個褲筒接上。這褲子釘扣子地方的缺口已經縫嚴，另一個褲筒也預先結起。用的時候，先把褲腰兜開，讓空氣灌了進去。然後把口子捏緊，往下按，空氣就從竹管裏送到爐底了。最初，他